

- 女检察长的情爱
- 妖猴
- 侠女寻父
- 神秘的绿色别墅



汴京神女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传奇演义第十三辑

汴京神探

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汴京神探

(传奇·演义第十三辑)

本社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歙县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 插页: 2 字数: 230,000

1991年1月第1版

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7800

定价: 4.20元

ISBN 7-5396-0394-1/I·343

目 录

汴京神探.....	郭 凯
女检查长的情.....	刘进喜
妖 猴.....	王振山
侠女寻父.....	吕玉顶
神秘的绿色别墅.....	陈奎鹤
锁不住的梨花女.....	邵家民 丁 云

汴京神探

郭 凯

回 目

第一章	香醋巷文道戏嫂 将军庙德昌归阴.....	3
第二章	草药铺郎中智昏 大堂上县令受贿.....	7
第三章	新府尹威镇洛阳 萧师爷弄权南监.....	13
第四章	恶吏暗施离间计 孔目挺身查疑案.....	20
第五章	访凭证孔目擒凶 平冤狱苦女见天.....	29

第一章 香醋巷文道戏嫂 将军庙德昌归阴

唐朝天宝年间，河南府洛阳郡有个宽约丈余、长有半里的香醋巷，居民临街而住，巷内商号繁多，生意兴隆，人来车往，热闹非凡。街巷中间，有一座东朝西的药铺，名曰“济仁堂”。掌柜的姓李名文道，二十八九岁年纪。此人念了几年私塾，无什长进。后随父学医，还没把汤头歌诀背完，父亲亡故，他便凭有限的医道，切脉治病。无奈处在年轻，心术不正，每逢闺女小媳妇上门诊病，他总爱在切脉叩诊时掐捏捏。久而久之，渐渐生意萧条。堂嫂玉娘多次劝他娶房媳妇，他总是笑而不答。邻人都猜不透他的心思。这日正是七月初七牛郎会织女的佳期，李郎中独坐店中，难免心中闷倦，突然看见堂哥李德昌的爱子佛留在店门外玩耍，他略略沉思，便向店内的小伙计交待几句，急忙赶上前去，走到佛留跟前，和颜笑道：“佛留贤侄，想吃东西吗？”说着，从衣袋里掏出二百钱，往孩子手里一放：“快去街那边买糖吃吧。”小佛留把手一缩说：“叔，俺不要，俺娘不叫俺拿人家的钱吃人家的东西。”“哎，叔叔不是外人，快去吧！”

“叔，俺娘要是知道了，吵我呢？”“有叔给你挡着，娘不会吵你，快去吧。”孩子拿着钱，一蹦三跳地消失在人群中。李文道嘴角露出一丝儿得意的笑纹，转身朝李德昌的大门走去。

李德昌的爱妻刘玉娘，是位远近闻名的贤淑女子，今年恰好二十一岁，鹅蛋形的脸庞，窈窕的身躯，一对黑珍珠似的大眼，说话时轻声慢语。李文道早就馋涎欲滴，鉴于是堂

兄之妻，不便近身。一年前，堂兄经商去江西之后，他也曾几次前往李德昌家欲找刘玉娘寻欢一番，不是刘玉娘欠欠身子，略表一下客气之意，就是把孩子喊到身边，作为她的护身，李文道欲行不轨，也无法下手。今天，他突然看见佛留在店门外玩耍，便掏出二百钱把孩子哄走，再次前去调戏玉娘。

李文道刚到门口，正逢玉娘出来寻孩子，他就嘻嘻一笑，迎了上去：“嫂子，我给佛留几个钱，叫他到那边买糖吃去了。”“噢，是小叔，屋里坐吧。”李文道正巴不得刘玉娘开口说这句话，便先一步跨进门去，还没坐下，见嫂子随他进屋，就满脸堆笑：“嫂子，哥哥一去这么长时间，小弟因店里经营繁忙，未及照应你和侄儿，还望嫂子恕罪。”刘玉娘行了个万福说：“小叔说的那里话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外气！”李文道说：“你是嫂子，理当常来问候。哥哥近来有书信没有？”“前天刚收到一封。”“不知何时返里？”“你哥哥信上言讲，不久就要到家。”李文道眯起小眼，一改往常伪装的谦恭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不久，不久，不久到什么时候？谁心里不急啊？”说着，欠起身来，走到玉娘身旁，用肩这么一挑，竟把玉娘抵得一闪，李文道乘机上前拦腰就扶，玉娘慌神地急忙向旁边一闪，顿时面红耳赤：“小叔你……”“我……我的好嫂子呀！哥哥经商在外，说不定早就忘了家中糟糠之妻，寻花问柳，你还愁等什么！”李文道又朝前跨了一步，把玉娘逼在墙角，就要动手动脚。刘玉娘把身子一挺，满脸怒气，浑身打颤，神情严肃地斥道：“小叔，你竟是这等之人！给我滚出去！”抬起手来，唰！狠狠地打了李文道一个耳光：“你若再不自重，我可要喊人了！”

李文道见状还真地吓了一跳，可他转念一想：女人有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怕丑，她也许不会惊动街坊……李文道瞬间把小眼珠儿这么一转，脸色一沉，压低嗓子：“你怎么不喊？你要知道，真的张扬出去，到时候是你丑还是我丢人都很难说，如今之计，你还是从了我吧！”说着，扑通跪在玉娘面前。

玉娘细想：“人言可畏”，也怕传出去名声难当，就说：“快起来吧，从此不要再登我的门槛！”正在这时，开小店的街坊张大娘手挽佛留走了进来。她一看这情景，就猜定李文道的不轨之行，但仍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常言说长嫂比母，玉娘，罚过跪了还不叫他快滚！”李文道狼狈不堪，慌忙爬起，来了个光荣退兵：“哥哥出门在外，我很少来照看嫂子，惹她生气，我这就走！”赶快溜走了。玉娘见了张大娘，如遇救星，扑向大娘怀里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李文道走出玉娘的大门，脸上火辣辣的发烧，一阵阵凉风吹来，使他浑身为之一震：“啊呀不好！这个老太婆我倒不怕，只是堂哥李德昌回来知道此事如何是好？”正在六神无主，迎面来了个须发斑白、肩挎一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、手里掂着一个泥佛的老头儿，笑咪咪地向他走了过来，开口便问：“小哥哥请了。请问这儿可是香醋巷？”“是的，你找谁？”“我找李德昌的家。”“啊！你找他家干什么？”“俺给他捎个信儿，”老人家笑容可掬地说，“他经商回来，归途中身染重病，眼下倒在城南将军庙内。俺路过那里，见他病重，有心扶他，他不能走。有心背他，俺老汉又背他不动，无奈只好走进城来，给他家报个信，让他家娘子速备一头小驴，前去将军庙接他！”李文道暗想：真是人倒霉喝口凉水也

塞牙，怎么哥哥偏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回来。这可如何是好呢？！”他眉头一皱，略略沉思，猛然抬头，眉开眼笑地对老汉说：“老人家，你问的这位李德昌，他家不在这个香醋巷。”老人诧异地问：“洛阳城里还有两个香醋巷？”“嗯，这里是大香醋巷，那边还有个小香醋巷。”李文道说着，掉转身子向前指了指：“从这儿往东穿过三条街，到头转弯向西走五道巷，再往南行半里路，过七道胡同，就到了。”“多谢小哥指点！”老人点头称谢匆忙走去。

李文道骗走了老人，越想越糟：德昌大哥回来，万一撕破脸皮，六亲不认，一恼之下跑到公堂之上告我一状，那可就身败名裂了。如今之计，该怎么办呢……想着想着，他突然眼前一亮，一个险恶的念头一下子抓住了他纷乱如麻的思绪，遂把牙一咬：“就这么办！”他急忙转身，快步往自己的药铺走去……

那位问路的老汉，名叫高山，世代都做泥佛出卖。刚才对李文道的指点信以为真，转了半天，也没找到小香醋巷。一路问人，方知上当。老头儿一生忠厚为本，既然受人之托，那就必忠人之事，更何况嘱咐之人又在重病之中呢。因而，他顾不得做生意，急忙折身，重返香醋巷。一边问，一边找，见一家门里走出来一位端庄秀丽的娘子，眼泡儿有些红肿，身旁站着一个刚懂事的小男孩。老汉上前打了一躬客气地说：“请问大姐，你可知李德昌的家住在哪儿？”“老人家，这就是，不知老人家找他何事？”“俺给他捎个信，他从外地回来了，因沿途劳累，虽然经商得利百倍，归途中，却身染重病，现躺在城南将军庙里。眼看天要降雨，俺怕途中遇雨，加重他的病躯，因而急来给你捎信，望你快备上一

头小驴，把病人接回家中。”“噢，多谢老人家。”刘玉娘深深地施了个万福。高山老汉说完转身欲走，佛留看见老汉手中拿的泥佛，便扯着玉娘的衣襟求告说：“娘，我要那个。”玉娘扯了扯孩子的小手说：“好孩子，等爹回来给你买！”高老汉听见，忙折回身，将手中的那个泥佛往佛留手中一塞，转身走去。刘玉娘过意不去，要留他吃饭。老汉回过头来说：

“大姐，我老汉素守信义，你丈夫再三拜托，怕我送信不到，这泥佛下面有我的字号，日后见了此物，也好证明老汉言而有信。”说罢，一转身，大踏步地向前走去。刘玉娘抬头看看天上，正是阴云密布，远处沉雷滚滚，焦急万分，将孩子交给张大娘带着，借了头毛驴，急匆匆地上路了。

刘玉娘不会骑驴，只好牵着毛驴行走。不一会儿，天竟下起雨来。头顶上雨似瓢泼，脚下泥泞难走，玉娘浑身湿透，嘴唇冻得铁青，好不容易来到将军庙，忙进了大院，将毛驴拴在廊下的柱子上，转身跑进大殿时，她惊得目瞪口呆！只见李德昌面如黄蜡，嘴角流血，昏迷不醒。她急忙两步跨到跟前，扑将过去，把德昌搂在怀里，悲呼道：“德昌！德昌！为妻来了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睁开眼看看我啊！德昌——”她连唤带叫，德昌眯眼不睁，奄奄一息！玉娘见状，撕心裂肺地一声惨叫：“我夫醒来——”

第二章 草药铺郎中智昏 大堂上县令受贿

玉娘悲哭一会，求告无门，只好自己用尽全身力气，好不容易把德昌半扶起来，又费了好大的劲，把他托上驴背趴稳。然后，她手牵驴儿，回到家中，德昌已七窍流血而亡。玉

娘哭得死去活来。李文道闻听哭声，急忙赶来，走到跟前关切地问：“嫂子，你这是……”玉娘抬了抬红肿的泪眼说：“你哥哥回来了。”“啊？哥哥回来是件大喜事，你为何啼哭不止？”玉娘悲哀地道：“他中途染病，走到城南将军庙已不省人事，待我得信把他接回来，进门他就气绝身亡了！”说着，又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李文道惊问：“哥哥尸体现在何处？”刘玉娘泣不成声地用手向后指了指。李文道一头闯到李德昌的尸体跟前，见哥哥七孔流血，怒睁双目，吓得他倒吸一口凉气！稍顿之后，他转过身来，言语渐渐转怒，质问玉娘：“嫂子，哥哥得的是什么病？竟然七窍流血而死？”玉娘泣声答道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……道啊！”李文道把脸一绷说：“哥哥如此病重归来，你为何不找我前来医治？”玉娘闻听话音不对，停止抽泣回说：“你哥哥进门便气绝身亡，求医还有何用？”李文道圆睁二目，瞪着玉娘：“我观兄长七窍流血，死因不明，许是你心中有鬼，不敢声张！”刘玉娘听他言辞含诬，霍地站起，将孩子推在一边，杏眼圆睁：“如今我家大祸临头，你说这话是何意？”李文道冷笑一声跨前一步，语含威胁：“这还用问我？你心中明白！”玉娘气得脸色发青，说不出话来。李文道咄咄逼人地说：“我早就料到，兄长在外，你怎能忍受得住这孤灯寒夜的清苦？终日里油头粉面，定有难以告人的勾当，如今害死兄长，另寻新欢！”玉娘憋闷得胸膛都要炸开了，她怒喝一声，手指李文道的鼻子说：“你血口喷人！我且问你：德昌走后，我何时油头粉面？与何人有情？如今你红口白牙，诬我清白，是何居心？”李文道象头被一棍打懵的野兽，一步跨到玉娘跟前，低声咬着牙说：“你敢不敢跟我上公堂见官？”玉

娘心想：如果不设法弄个水落石出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，我怎能屈服这个早已欲图谋我的恶棍？于是，她把心一横，对着李文道说：“既然你如此关心你的兄长，如今他死得这样不明不白，上堂请老爷查明此案，正是俺求之不得的事，现就随你上堂见官，走！”说罢，她扭过头便往大门口就走，孩子佛留也要跟着去。李文道没料到这弱女子如此刚强！他原想吓她一下，乘机霸占玉娘，可是，眼前的刘玉娘却未被大话吓住。如果一同前去大堂，她把以前我调戏她的事说出来，县官定要疑心我从中作梗，说不定弄巧成拙！因此，他灵机一动，把玉娘给拦在门内，随即换个笑脸说：

“嫂子，我不过是说几句气话，哪里还能当真？既然我哥哥狠心将你们母子二人丢下，这事哪能怪你呢？我想……”刘玉娘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李文道吃不住刘玉娘的怒目和反问，忙低下头怯生生地说：“嫂子，你觉得咱们是官了好呢？还是私了好？”刘玉娘听了这话，心里早猜了八九分，她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：“人命关天，怎能私了？就是上殿见君，我也敢跟你去！”李文道的脸又露出凶相：

“如果我堂上去将你告下，判你个勾结奸夫，害死亲夫的十恶不赦大罪，且不说你年纪轻轻死了可惜，但撇下这亲生骨肉由何人照料？如今之计，私了为上，我愿花钱将哥哥埋葬，一应银两，全包在我李文道身上，今后，你也不必独守空帋，你只要答应与小弟作伴……”李文道的话声未落，玉娘怒极生力，甩开膀子，打了李文道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还“呸”的一声朝李文道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骂道：“我早就看出你是个人面兽心的恶狼！哥哥尸骨未寒，你却想做这些事，你的良心哪里去了？辱兄欺嫂，天理不容！既然你要到公堂

见官，我也该见见青天，诉诉自己的冤枉，走！”说罢，刘玉娘伸手抓住李文道的手脖子。李文道眉头一皱，将手一甩，把玉娘甩个趔趄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走着瞧！”说完，恶狠狠地瞪了玉娘一眼，走出门去。路上，他想：要打官司，原告岂能由你当？

刘玉娘回身拉着孩子，又俯尸大哭。邻居的张大娘忙走进屋子，蹲下身来，轻声地劝说一会，让她把脏衣裳换了。玉娘感激万分，一下子扑到张大娘怀里，哭着说：“大娘，我玉娘从小就死了爹娘，你待俺比亲娘还亲，你老人家就让我喊你一声娘吧！”张大娘点头答应。二人便商量如何殡葬德昌的事。

洛阳韩县令在衙内呆到将近午时，没见有人前来告状，正想回家吃酒，就听衙门外堂鼓“咚咚咚”连响三声，太爷把惊堂木一摔喝道：“来人哪！带击鼓人上堂！”“是！”两个衙役应声而去。不一会，将击鼓人带上堂来，扑通跪倒，口喊“冤枉！”县太爷伸头一看，此人头戴道巾，身穿湖洋绉蓝衫，白净脸皮，吊眉鼠目。县太爷问：“下跪者姓啥名谁，有何冤枉？”“回太爷的话，小民叫李文道，替我兄长喊冤！”“他有冤自己不会来喊，要你多事？”李文道朝前爬了半步：“禀太爷，我家兄长已经被人害死了！”“噢！原来如此，家兄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名叫李德昌。”“你能知道是谁把他害死的吗？”“禀太爷，是我的嫂嫂刘玉娘！”

“啪！”韩老爷把个惊堂木往案桌上一拍说：“一派胡言乱语！俗话说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嫂子怎么会忍心害死自己的丈夫？”“因我兄长常年在外经商，嫂子在家不守家规。哥哥一回来，她就勾结奸夫，用毒药将哥哥害死。”“你有

什么凭证？”“回禀太爷，这事在香醋巷人人皆知。我和李德昌虽系堂兄弟，但情同手足。请老爷惩办淫妇，为我哥哥报仇！”韩县令把惊堂木一拍，扔下一只火签，喝道：“来人，把这个淫妇给我抓来！”“是！”众衙役接过火签，转身欲走。韩县令又急忙喊道：“慢来！”衙役停步。韩县令问李文道：“李文道，你怎么知道你的哥哥是你嫂子用毒药害死的呢？”李文道说：“禀太爷，我哥哥回家本来是好端端的，进门不久，便七窍流血而死，太爷，这还不明显……”“这就是了，你这个案子么……”“太爷，只要你老人家能替我哥哥申冤报仇，小人少不了要重谢太爷！”李文道说着，故意将袖中的大元宝露出来。刚要起身凑上去，就听韩县令把公案一拍道：“大胆的李文道，你竟敢当堂贿赂本县，来人！”他扭头对着左边的几个衙役说道：“备上轿子，本县要带件作前去验尸！”李文道乘机把银子递上。县太爷板着脸对李文道说：“回去吧，本县自会公断。”遂上轿前往香醋巷。

刘玉娘正在准备为夫料理丧事，忽听衙役一声喊：“县大老爷验尸来了！”话音刚落，韩县令已下了轿子。刘玉娘慌忙跪迎，县太爷见这女子长得天仙一般，不觉心里一动，问：“你就是刘玉娘？”“正是民女。”“你夫何时亡的？”“今日上午！”县令道：“一旁站着，本县要验尸！”遂令件作将李德昌的尸体验了一下，回说：“确系中毒而死！”韩县令一声大喝：“将淫妇刘玉娘给我拿下！”玉娘吓得浑身乱抖，邻人把孩子留下，眼睁睁看着衙役把刘玉娘锁上，跟在县太爷的轿子后边带走了。

韩县令回衙升堂，令人将刘玉娘带到堂口跪下。县太爷

道：“刘玉娘，你家小叔李文道今天来到堂上将你告下，说你勾结奸夫，害死本夫。现经本县验尸，确系毒死无疑。你要一一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玉娘答道：“老爷在上，小叔所说，纯是诬告，民妇冤枉！”县令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淫妇住口，本县不动大刑，谅你也难招供！”“太爷，民女乃贫家女子，素守本分。我家小叔所告之事，实属不实之词，望老爷明察！”“哼！明察？观你年纪轻轻，秋波横飞，如何熬得住一年有余的冷月空房？”刘玉娘怎能受这奇辱之冤，她壮壮胆子说：“禀老爷，老爷审案，哪里能以貌相定罪呢？”县令把惊堂木在公案上猛劲一拍道：“好个大胆淫妇，上得堂来，竟敢给太爷耍起嘴皮子来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小刁妇拉下去，给我先重责四十大板。”没容玉娘分辩，几名衙役，如狼似虎地架起玉娘，拉到堂下，揪趴在地，打得皮开肉绽。

刘玉娘从小就失去双亲，刚刚懂事便成了孤儿。后来流落到李德昌的家里，受德昌慈善的父母抚养，虽说是童养媳，也是同亲生女一样疼爱。和德昌成亲不久，公婆先后下世，小夫妻二人恩爱无比，直到今天，连大言训斥的事也从没有过，哪里能经得住这无情的大棍。开始，她还连声呼救，二十大板过去，身上已是血肉模糊，四十大板打完，便昏死过去。

韩县令闻禀，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把她抬上堂来，用冷水与我浇醒！”四个衙役应命，将人事不知的刘玉娘拖到堂前，用满满一盆冷水，劈头盖脸地泼了下去。少顷，玉娘苏醒过来。韩县令把惊堂木又是用力地一拍道：“淫妇刘玉娘，你招是不招？”

此时，刘玉娘心乱如麻：这平白无故的冤枉，她怎能招

供，何况是勾结奸夫，害死本夫的罪名？如果招认将永世遭人唾骂，倘若不招，看来这狗官一定得了那人面兽心的李文道的好处，绝不会轻易放过我刘玉娘的，招认之后，也难免一死。由此看来，不如暂且招供，免被打死，留张活口，设法请人代向府里喊冤，许能碰上清官，一洗奇冤，抚养孩儿，日后报仇！便哭泣道：“小女子愿招！”韩县令说：“这不就得了，早这样，也免得一场皮肉之苦。来人哪，把笔墨拿下去，叫她画供。”两旁递过纸笔，玉娘草草画供。县令遂命衙役将玉娘上了重镣，押入死囚牢内，见文呈上，单等秋后问斩。

韩县令正准备退堂，就听大堂外面一声“报”！声落人到。原来是一个骑报跑上堂来：“禀太爷，新住府尹大人前来察勘案情，明日一早便到，望太爷准备侍候！”韩县令闻听，顿时吓得目瞪口呆！

第三章 新府尹威镇洛阳 萧师爷弄权南监

韩县令知道这位府尹办事认真，且又有个办理疑案的助手六案都孔目。倘若他们查出刘玉娘一案中的漏洞，如何是好？他下得堂来，独身一人思忖踱步。想着想着，忽然眼前一亮，他想起了正在后院整理文案的萧师爷，善观风云，很有办法。我何不找他商量一下……主意打定，便命衙役去唤萧师爷。

不多一会，萧师爷匆匆来到堂前，韩县令让衙役退下。但见这位师爷，四十岁上下年纪，身高七尺，瘦骨嶙峋，弓背驼腰，鹰眼勾鼻兔儿腿。他见了县令，深施一揖道：“不知太